

---

# 從基督教長老到慈濟志工之路 ——方菊雄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沈昱儀\*

紀錄：林如萍\*、吳明勳\*、黃基淦\*、沈昱儀

時間：2020年2月26日、3月11日、3月18日、4月  
1日、4月15日、5月27日

地點：慈濟大學 E407 會議室

方菊雄，1939年生於高雄大寮的貧窮佃農家庭，1965年前往美國留學時，因一場學校內的臺灣山地舞表演活動而被列為政黨「黑名單」，讓他學成後無法返臺，只好在美國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從此他開始對臺灣政權產生反感。1992年回到臺灣時，已經年過半百。他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長老的身分，接受佛教團體慈濟創辦人證嚴法師的邀請，在慈濟大學擔任要職，為臺灣教育奉獻他的專業。他備受證嚴法師信任，參與許多重要的校務工作，且在2009年退休時被慰留，繼續在慈濟大學服務。在慈濟世界裡，他學會包容不同宗教，決定只要是腦子還沒壞掉，身體還能動，他就會做志工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

\* 慈濟基金會文史處文史資料組同仁

## 苦勞成長的孩子

我出生在高雄州鳳山郡大寮庄<sup>1</sup>一個很窮的佃農家庭，身分證上的出生年月日寫著 1939 年 2 月 13 日（農曆 12 月 25 日），那時候鄉下人家在孩子出生後怕養不活，大多會晚報戶口。媽媽說我屬虎，詳細日期她已記不得，農曆大概 12 月中左右，這是我真正的出生日子。我們家裡有八個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兩個姊姊，下面有兩個弟弟、三個妹妹。我們家養牛、養豬、割草、種田……凡是農家做的，我們都做。其中牽牛吃草最輕鬆，我最怕爸爸叫我去幫忙拍粟仔（臺語，音 phah-tshik-á，將稻穀脫粒的工作），稻穀的穗毛黏在身上，就會癢到受不了，洗澡也止不了癢。

我爸爸叫方松全，他七歲時我阿公就走了。爲了籌措喪葬費，阿嬤將他抵押給親戚，一直到二十歲，都要在親戚家做長工抵債。我媽媽叫方王來（冠夫姓），她的爸爸在她十歲左右過世，她的媽媽帶著她再嫁，可是新家庭的孩子常常會欺負她，所以她就跑回老家，跟親哥哥一起生活。但她哥哥愛喝酒，把她賣給了我後來的「阿公」（外祖父）彭清良醫師當查某嫻（臺語，音 tsa-bóo-kán，婢女、丫鬟。專門聽命僱主做事的女性僕人），阿

---

1 1920～1945 年爲高雄州鳳山郡大寮庄；1946～2010 年爲高雄縣大寮鄉；2010 至今爲高雄市大寮區。

公卻以「養女」<sup>2</sup>身分收留她。阿公有四個兄弟<sup>3</sup>，都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除了老大當牧師，其他都是醫生，老三彭清靠就是彭明敏<sup>4</sup>的爸爸。

跟我媽媽一樣在阿公家當養女幫忙家務的「阿姨」有好幾個，她們都是出身比較清苦的人家，也有孤兒。到了我媽媽二十歲左右，阿公把她嫁給了我爸爸，還給了嫁妝，撥出家裡一些土地給我爸爸耕作。一直到我讀大學之前，我都會跟著爸爸去種田，也幫阿公向其他佃農收租金。因為種田養牛的關係，我從小就跟牛一起玩，感情很好，所以我不吃牛肉；也因為媽媽小時候被愛喝酒的舅舅賣掉，所以我一生都不喝酒。

爸爸爲了讓我們生活好一點，會向莊內有錢人租地，那時很沒保障，什麼時候地主要收回土地，就可以跟你要回去。家裡雖然貧苦，水稻、地瓜、西瓜、黃豆、甘蔗、竹筍……我們家都種

- 
- 2 養女與婢女在身分上混爲一談的狀況來自於日本政府訂立的法規，以爲將他人當作婢女並終身約束，違反了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因此禁止申報婢女入戶籍資料，於是蓄買查某嫻（女婢）的家庭，遂改以「養女」的名義申報戶口。資料來源：陳春梅，〈日治時期臺灣養女習俗與小說研究（1895-1945）〉，國立中興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29。
  - 3 彭士藏長男夭折；次男彭清標亦任傳道；三男彭清約、四男彭清靠、五男彭清良、六男彭清泉均業醫。資料來源：〈史話 1153 阿猴首任傳道彭根〉，「賴永祥長老史料庫」<https://reurl.cc/8ny0G4>（2020年8月25日檢索）
  - 4 彭明敏受日本教育，在加拿大、法國念研究所，回國在臺灣大學教國際政治。爲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他發表〈台灣自救運動宣言〉，還沒發行就被打入黑牢、判重刑。雖被特赦但被嚴密住家監視，失去自由。他於1970年逃出臺灣，流亡海外22年。1992年返臺，1996年選總統敗給李登輝，2000年幫陳水扁選上總統，後當總統府資政。資料來源：想想論壇 <https://reurl.cc/od9rzQ>（2020年8月25日檢索）

過，但是爸媽都很拚，也很節儉地存錢買地，再加上後來政府的土地改革<sup>5</sup>，家裡生活才算漸漸小康。

以前鄉下人普遍較窮，可是我媽媽總是願意幫助比我們更窮的人。家裡雖然沒什麼錢，但耕地變大後，收成就比較多，媽媽會打包一些青菜、地瓜，讓我拿去送人；有時候東西比較重，她才跟我一起扛去給人，偶爾會藏一些米在底下，怕被家人發現，因為米比較貴。從小我就覺得媽媽不一樣，她應該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關係，阿公家雖然過得很好，但不會欺負窮人，對幫忙家務的養女也都很好，不但不會把她們賣去當妓女<sup>6</sup>，嫁出去還會附嫁妝；這就是為什麼我後來會加入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原因。

我爸爸是傳統的民間信仰者，家裡有供奉一尊佛仔（臺語，音 put-á，佛像、神像的統稱），因為我是長子、長孫，我還扛過佛仔去參加廟會；媽媽則是帶我去鳳山長老教會參加主日學，回家也是很誠實地告訴爸爸和阿嬤，結果在爸爸的反對下，我就沒有去讀主日學。可能是因為以前有些牧師在傳教的時候，他們覺得上帝是唯一的神，所以要信徒把家裡的祖先牌位拿下來劈掉；但這樣怎麼對呢？《聖經》裡頭的「十誡」的第五誡，就是要我們孝敬父母啊！

---

5 內容包括 1949 年的「三七五減租」、1951 年的「公地放領」及 1953 年的「耕者有其田」。資料來源：〈土地改革〉，「文化部國家文化資料庫：臺灣大百科全書」：<https://reurl.cc/WLExly>（2020 年 5 月 1 日檢索）

6 養女變相淪為藝妓、酒家女的調查數字中，藝妓 105 名中，有 92 名是養女身分，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十；酒家女 57 名中，47 名是養女身分，比率高達百分之八十。資料來源：陳春梅，〈日治時期臺灣養女習俗與小說研究（1895-1945）〉，國立中興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30～31。

## 峰迴路轉的求學階段

1945年，我就讀大寮鄉中庄國民學校（現為大寮區中庄國民小學）<sup>7</sup>，那時候是念日本書，大寮鄉只有三間國民學校，我住的地方叫中庄，隔壁是前庄、後庄，中庄人最多，所以國民學校設在我們家這邊。那年，真正上學的時間不多，常常人剛進教室，空襲警報就響起，大家就要躲空襲，本來在教室上課，後來老師乾脆就在外面的蓮霧樹下上課，我常抬頭看蓮霧什麼時候才會掉下來，還會用石頭去打蓮霧下來吃。

臺灣光復後，1946年，我才又回到國校讀書。爸爸不識字，所以我識字後，我們家的租單、帳單，都是我在看。學校三點放學，我三點半還沒有到家的話，就會被質問：「你去哪？」因為要幫忙田園的工作。所以我最喜歡老師把我留下來幫忙，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不用去種田。那時候考試如果成績比較好，老師就獎賞筆記本或鉛筆等文具，我每次考試成績都在前一、二名，不大用到家裡的錢買文具。

1952年，我考上高雄縣立鳳山初級中學（現為國立鳳山高級中學）<sup>8</sup>，成績也還不錯，但沒有像在國校是前兩名。我每天很早

7 臺灣自1968年8月1日（57學年度）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將義務教育從六年延長為九年，原國民學校改成為國民小學。又2010年12月25日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高雄市，原「鄉（鎮、市）」改為「區」。

8 高雄縣立鳳山初級中學於1953年開始招收高中生，並改制為高雄縣立鳳山中學；1954年奉准升格為臺灣省立鳳山中學，1970年8月更名為臺灣省立鳳山高級中學，2000年2月1日正名為國立鳳山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國立高雄鳳山高級中學網站」<https://reurl.cc/Q37Ek0>（2020年8月21日檢索）

就要起床，走路到後庄火車站搭火車，到鳳山火車站後再走路去學校。到後庄站的路上，有一棵樹是我的記號，當我聽到前一站火車出發的鳴笛聲時，如果還沒走到那棵樹，就要開始跑步才能趕得上，有時候跑上車還會喘到吐。後來就改坐公路局的客運，距離就稍微近一點，可是中庄是中間站，有時候會沒位子坐。

初中時，有一件事情讓我印象深刻：我的導師在蔣介石的生日慶祝遊行隔天失蹤，學校裡沒人知道原因，問校長，校長說：「你不要問！」一個多禮拜後，來了一個新導師，原本的導師就沒有再出現了。我讀臺大（臺灣大學）時也遇過身邊的同學無端消失，那時校內布告欄有張貼蔣介石生日的訊息，一個同學晚上從布告欄前走過，手癢撕掉公告的一角，結果半夜就失蹤了。後來是校長錢思亮<sup>9</sup>去交涉，才把人保回來。大家問他怎麼了，被帶去哪裡？他都不敢講。

初中畢業後，爸爸對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念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現為國立屏東教育大學）<sup>10</sup>，這也是我人生的規畫，像我這

---

9 錢思亮（1908-1983）浙江杭縣人。193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是年秋，以中美庚款獎學金進入伊利諾大學化學研究所，1932年獲伊大理學碩士學位，1934年得伊大博士學位，童年返國，任教於北京大學化學系。1937年抗戰，因大學遷校、合併，先後職教於長沙臨時大學與西南聯合大學。1949年應臺大校長傅斯年之邀，赴臺任教於臺灣大學並兼教務長，1951年在胡適推荐下接掌臺大，主持臺大校政長達十九年餘，1964年當選中研院第五屆數理組院士，1970年出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長。資料來源：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 <https://reurl.cc/XkeRYa>（2020年8月24日檢索）

10 1940年創校，歷經數度易名，始於1946年10月正式建名「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1965年8月升格為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1987年7月升格為學院，1991年7月改隸中央，定名「國立屏東師範學院」。2005

種沒有背景的鄉下孩子，在那時候的社會要找工作，常常要看人脈跟錢脈；念師範不用繳學費，還可以有零用錢，畢業以後就直接當小學老師，可是有時候人的命運不會如你所想。

當時擔心師範不容易考上，省中考試又在師範之前，所以我跟幾個同學去考省立潮州中學，心想南部學校應該比較好考。結果省中的口試跟屏東師範的筆試是同一天，如果考師範沒上，省中口試又沒去，不就兩邊都沒有！所以1955年我先去讀潮中，打算隔年再考師範。

讀潮中時，每天早上都要趕火車，火車一個鐘頭才一班，常常跑到吐，沒趕上還要被處罰，所以只讀了一年半就插班考回鳳中；鳳中後來改制，開始招收高中生，我回去的時候已經是省立的中學。後來，我決定要念完高中，再報考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sup>11</sup>，畢業後當中學老師。

1958年，我那時候考大學前要先填志願<sup>12</sup>，爸爸跟我說，小

---

年8月1日經教育部核定改名為「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網站 <https://reurl.cc/6lydmk>（2020年8月21日檢索）

- 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為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簡稱臺北高校），創立於1922年。二戰後因急切需要培養大量中學與高中師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1946年6月5日成立具大學位階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負責中等教育師資的人才培育。1955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分設教育、文、理三學院。1967年7月1日升格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分設教育、文、理、藝術四學院。1994年「師資培育法」實施後，臺灣師資培育採多元化政策，轉型為綜合大學，目前擁有教育、理、文、藝術、運動與休閒、科技與工程、國際與社會科學、管理、音樂等九個學院。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https://reurl.cc/R16Lr9>（2020年8月21日檢索）
- 12 大學聯合招生始於民國43年，43至72年的大學聯招制度採「先填志願，後考試，再分發」的方式，報考科系分組為甲（理工）、乙（文）、丙

時候我就跟我媽媽經常在阿公的醫生館（清良醫院）幫忙，就要我填臺大醫學系。我回家後跟他說我有填，但沒告訴他是排在最後第一百四十個志願，因為我覺得阿公太忙了，有時候連吃飯、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館裡還會有小孩子的哭叫聲……所以我決定先填植物系，我從小種田就是跟它們玩在一起，之後的志願大部分都是填師範，沒想到就這樣考上了臺大植物系。

## 赴美留學受阻

北上之前，媽媽告訴我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北南門教會有舅舅跟阿姨在，所以我經常去那裡參加聚會，兩年後才改到離臺大比較近的和平教會。我到教會從參加青年團契開始，像查經、聖歌隊、教主日學、帶團康等，都是我在教會日常的活動，我們就像是慈濟裡的慈青（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主要成員都是大專生。這個階段也是我一生裡面最值得回憶的階段，因為在那裡不會分誰有錢、誰沒錢，那時候的朋友都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

畢業加上服完一年兵役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同學知道

---

（醫農）、丁（法商）四組。民國 73 年，大學聯招制度做了重大改革：首先是先填志願後考試改為先考試再填志願，同時也允許跨組選考（秦夢群，2004:60-61）。資料來源：陶宏麟、吳澤玟，〈從效率與公平評估臺灣的大學入學制度改革〉，《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1 卷第 3 期（2020 年 9 月），頁 386。



我要找工作，就建議我與植物研究所<sup>13</sup> 所長李先聞<sup>14</sup> 聯繫。我去找他那天，他人在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國科會，現為中華民國科技部）<sup>15</sup> 開會。開完會，他跟我談一談後，就說：「你白天做實驗，晚上要念書，可以嗎？」我說可以，他就說：「好，你明天來上班。」我當下傻住了，因為那時候都是要有人介紹才可以，沒想到他不認識我，就立刻決定要用我。就這樣，我在1963年進入中研院植物研究所。

那年代，我們同學間流行一句話：「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很多班上同學都已經出國留學，我在中研院待了一年半左右，也向幾所美國大學送出獎學金申請，最後是堪薩斯

- 
- 13 2005年5月25日正式核定新所名「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為中央研究院最資深之研究所之一。資料來源：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網站 <https://reurl.cc/VX301n> (2020年8月21日檢索)
  - 14 李先聞1948年底到臺灣，任職於臺灣糖業公司農場，在臺灣從事甘蔗育種改良工作十四年，當時被譽為「半仙」和「甘蔗之神」，被外國人稱為「Sugar Li」（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第一卷《任重道遠》第七十頁，中央研究院，2008年）。當時臺灣外匯的70%靠甘蔗外銷，對臺灣經濟穩定與起飛的貢獻可想而知。1954年，受命籌建中研院植物研究所，1962年任所長。晚年以水稻誘變育種作為研究課題，獲選優異的水稻矮稈品系，享譽國際1976年7月4日逝世，享年七十四歲。資料來源：每日新聞 <https://reurl.cc/r8a36E> (2020年8月25日檢索)
  - 15 成立於1959年2月1日，是政府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肩負推動全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以及發展科學園區等三大任務。在知識經濟時代，科技創新為帶動經濟成長和國家進步的主要動力。2014年3月3日國科會改制為科技部，新組織架構的設計，即在強化我國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的結合。資料來源：《科技部簡介·組織與職掌》電子書 <https://reurl.cc/Ld054x> (2020年8月21日檢索)

州立大學<sup>16</sup> 植物系給我獎學金，不用學費，每個月還有生活費，讓我去研究植物遺傳。我跟所長報告我要去美國留學時，他大喊了一聲：「傻子？」他說，他已經安排好，要送我去日本學習電子顯微鏡技術。我雖然感動，但也一直無法理解他為什麼老是罵我「傻子」，後來朋友才告訴我，他是四川人，口音重，說的其實是「啥子」，「什麼」的意思。

我沒有如他所願去日本，他仍然告訴我，會為我保留位子，等我從美國學成歸隊。他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所以在我後來因上了「黑名單」無法回臺時，我雖然沒什麼錢，但在生活穩定時，曾寄了一點點錢回來，感謝他的栽培；但也只有這樣，之後就不敢多寫信，怕連累到他。

確定赴美後，我開始辦出國手續。在臺北，承辦人員說我戶籍在高雄，要我回高雄辦；高雄的人員卻告訴我，你已經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生活在臺北，應該去臺北辦……就這樣，兩邊踢過來踢過去。下一關到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時，因為等了很久都沒消息，我就去問何時可以拿到簽證，對方只是很兇地回我：「不要問！你站在那邊不走也沒用。」我才意識到自己在當兵的時候，可能已經被做「記號」了。

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到臺中車籠埔<sup>17</sup> 接受大專生暑期集

---

16 堪薩斯州立大學建校於1863年，素有公立常春藤學校的美譽。總校區位於美國中部堪薩斯州的曼哈頓市，因與紐約的「大蘋果」曼哈頓同名，故得名「小蘋果」。資料來源：每日新聞 <https://reurl.cc/8ny6xR>（2020年8月24日檢索）

17 指臺中成功嶺新兵訓練中心。

訓，那時因為兩度在榮團會<sup>18</sup>中發表意見，而受長官關注，經常被叫出去做特別操。有一次，我是問長官〈國歌〉歌詞中「吾黨所宗」的意思，我說：「我不是黨員，那我要怎麼唱？吾國所宗好像比較對。」其實還沒參加集訓時，在學校就曾有人邀我加入國民黨，還提出入黨的好處，但我是基督徒，不想加入政治組織，就拒絕了。

另一次是長官問大家：「如果把伙食的米飯換成麵，好不好？」講完都沒人回應，只有我舉手說：「我喜歡吃飯。」因為草地孩子吃飯習慣了，比較會飽啊！事後，有人跟我說，米比麵粉貴，換麵的話可以獲得利益，我擋了那些人的財路。此後，我晚上睡覺時就經常被叫出去做特別操，檢查內務時也會故意把我摺好的棉給壓塌，或是把我的床鋪掀一下，找盡藉口處罰我，禮拜天還把我禁足，不讓我外出。

但我講那些話，其實沒有惡意，是長官要我們踴躍表達，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而且我是學科學的，就是覺得邏輯不通，單純提出討論而已。後來我發現，晚上被出特別操的，大都是臺大理學院的，因為我們的訓練就是——對就對，錯就錯。法學院或者是師大的學生很聰明，他們不會犯這個錯。

出國留學的簽證一直下不來，我只好去找師大美術系廖繼

---

18 國軍榮譽團結會的簡稱，召開目的就是要貫徹「人事、意見、財務、賞罰」四大公開，並透過彼此意見交流，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使得下情得以上達，行動得以一致，藉由彼此情感交流，以鞏固部隊團結的重要集會。資料來源：郭正隆，〈嘉義後備部榮團會 聆聽官兵心聲〉，TNN 數位嘉義網站 <https://pse.is/vfg64>（2020年8月24日檢索）

春<sup>19</sup>教授幫忙。他是和平長老教會的長執，我跟他兒子很好，都是青年團契的成員，也常去他家。他幫我寫了一封介紹信，讓我送去教育部試試看；國際文教處的承辦人員看到我還是很兇，說拿信也沒用，結果我隔天在中研院就收到簽證。至今，我仍然不知道信裡面寫了什麼。

### 堪薩斯州立大學的際遇

確定能出國後，家裡沒有錢，爸爸帶著我騎腳踏車，跑了五戶親友借錢，除了買機票，還有去美國的生活保證金兩千塊美金。1965年1月，我搭上前往美國的飛機；飛機起飛後，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想起向家裡承諾拿到學位就立刻回來，但是要辦理出國的時候就被百般刁難，現在勉強上機了，我心裡有數，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再回來。

堪薩斯州又稱為小麥之州，是全美小麥產量最多的地方，我的學校有自己的農場、麵粉廠、烘焙廠、牧場……腹地非常廣闊，植物系研究所給我的獎學金是要做冬麥研究，那個品種的產量、品質都很好，但就是不穩定，我的目標是要找出造成不穩定

---

19 廖繼春，(1902-1976)他出生於豐原農家，自幼家境清苦。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未婚妻資助下，於1924年赴東京美術學校深造。1928年以作品《芭蕉之庭》入選帝展。回臺後以教職終生，桃李滿天下。1947年，他執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也仍擔任各種美術競賽的審查委員。1970年，廖繼春獲頒中山文藝創作獎。1973年，廖繼春自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退休，1976年，廖繼春因肺癌去世。資料來源：文建會臺灣畫家網站 <https://reurl.cc/ygnRba> (2020年8月24日檢索)

的控制基因。我老闆（指導教授）Dr. E. McCracken 告訴我，如果跳過碩士直攻博士，可以省下一年的時間，所以我就直接修博士。

學校雖然給我免學費，還有每個月一百八十五塊美金的生活費，但那是在我到了兩個月以後才核發，所以我有花掉一些從臺灣帶來的錢，用在租房子等生活開銷；學校的宿舍太貴，只能租人家的地下室來住。我跟幾個臺灣去的留學生黃文旭、李友義等人，經常一起買菜、煮飯，我們最厲害的就是「一品鍋」，就是將雞、豬、蛋、菜脯米……什麼都放進鍋子熬煮，放學後就舀一些出來加熱，再炒個青菜，這樣一鍋大概可以吃一個禮拜。我也因此認識我的太太，就讀政治系碩士的黃靜枝。

拿到獎學金，生活穩定後，我就把帶來的錢匯回臺灣，讓爸爸拿去還人；那時候黑市的匯率是一比四十八，比教育部公定的一比四十還高，所以我雖然用掉一點，可是應該多少有補回一些。那時候的臺灣留學生普遍都很苦，我還算是好的，學校有給我獎學金，所以我每天不是在實驗室，就是在圖書館；沒有獎學金的人，就要利用暑假去打工，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至少找兩個工作，一個暑假賺的錢要用兩個學期。

在我印象中，美國學校比臺灣嚴格很多，我曾選修一門課，是要用電腦寫科學研究用的程式，那時候的電腦都是 IBM 的。期中考時我心情很好，因為我覺得我寫的程式都對，結果成績公布出來，我竟然不及格；教授告訴我，因為我程式跑的時間比別人久。那時請教同學，沒人願意教我，他們怕我跑得比較快以後，就換他們不及格。後來，有另外一位臺灣人，也來到了堪薩斯州立大學，他是讀這方面的專業，因為有他幫我，我才勉強過

關；代價就是晚上十一點電算中心關門前就進去，不睡覺反覆練習，直到早上七點開門以後才出來。

我的系所本來是植物系，但學校將植物系與動物系合併成生物系，其中的生物課選修人數上限是設定一千兩百人，我當助教的時候，要跟另外三十一位助教同時面對八百個學生，實驗室二十四小時開放，讓大家輪流使用。我老闆反對這樣的設計，認為這樣的學習效率太差，所以選擇退休，並將我託付給原來的系主任 Dr. Polani。

兩位教授對學生都很好，但帶人風格不同，前一位在我有困難時，要自己提出討論；系主任則是會看我的研究狀況，在我理不出頭緒的時候，會主動來找我討論實驗的進度規劃，邊帶我，邊推我，讓我能循序漸進地完成實驗。這樣的方式讓我學到很多，所以我後來回臺灣慈濟大學教書時，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帶研究生和大學部的學生。

## 黑名單

1971年，我順利拿到生物學博士學位，但卻已經失去臺灣身分，沒辦法履行對父母的回家承諾。

那是因為堪薩斯州立大學每年都會舉辦國際學生週，讓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透過表演節目，展現各地的文化特色。1968年的國際學生週，我們臺灣同學會是校內正式社團，有受到邀請參加。討論後，覺得〈阿里山的姑娘〉是大家都熟悉的歌曲，就決定用這首歌來編舞，並且自製臺灣原住民服裝和道具，準備演

出「臺灣山地舞」。

在我們報名後，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現為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sup>20</sup>來了一封信說，沒有他的批准，「臺灣」同學會不可以參加，要「中國」同學會<sup>21</sup>才行，而且不能用「臺灣」山地舞，只能用「中國」山地舞。我們就去跟學校講，校長知道後告訴我們沒有關係，這個又不是政治活動，你們跳，我會寫一封信給領事館；結果領事館接到信後，仍然堅持不讓我們跳。

我們相當氣憤，平常領事館從來沒有關照過我們，現在反對倒是很大聲。我們商量後，決定還是舞照跳。事後，我們所有人的學生簽證全部被吊銷，永不加簽。我問領事館，我們犯了什麼罪？對方卻只要我們寫「悔過書」。我們那時候就知道，有寫是死，沒寫也是死，他們怎麼可以這麼狠心，就只是跳一個臺灣山地舞而已。後來，我們接受學校建議，去向移民局申請永久居

20 前身為中華民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於1930年設立。1979年中美斷交後易名為「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芝加哥辦事處」，1994年復更名為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簡稱駐芝加哥辦事處。資料來源：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 <https://reurl.cc/od9YgQ>（2020年8月21日檢索）

21 王能祥在1965年9月進堪薩斯州立大學修碩士學位，他在為臺灣來的新生舉辦的「迎新會」中被推選為「地下臺灣同學會」會長，一個半月後，在校方舉辦的聽證會中，他代表「地下臺灣同學會」與「中國同學會」的代表進行辯論，辯論結果，校方認為「地下臺灣同學會」有理，因而裁定由「臺灣同學會」取代「中國同學會」，成為代表臺灣來的學生的唯一合法社團，此事讓國民黨政府當局十分震驚與惱火，也鼓舞了在美國的臺灣人。資料來源：楊嘉猷、周威霖，〈心繫臺灣、老驥伏櫪的王能祥長老〉，賴永祥長老史料庫 <https://reurl.cc/3LNbMj>（2020年5月1日檢索）

留<sup>22</sup>，不成功的話就改成政治庇護。結果申請很快就通過，我們那一批人全部都拿到永久居留證<sup>23</sup>，但臺灣就不敢回來了。

還有一些同學根本就沒跟我們上臺，但也被列入「黑名單」<sup>24</sup>。大家真的只是單純的學生，從來沒有參與政治活動，許多人對臺灣國民黨政府不滿，也是被這樣逼出來的。那時候我們知道學校裡有一些臺灣同學是國民黨的爪耙子（臺語，音 jiàu-pê-á，指在背地裡打小報告、通風報信的人），他們是拿臺灣（政府）的獎學金去留學，條件是每年要回報幾個反政府的名單；這種人有一種特性，就是學成離開時，都是半夜偷偷跑掉，怕被其

- 
- 22 美國自 1882 年起長期實施〈排華法案〉……為擴大延攬科技人才，國會於 1965 年通過新移民法，除了賦予具有技術的專業人員享有在美國合法居留的優先考量外，更賦予美國公民的近親得以赴美依親，自此開啓了亞洲人合法移居美國的大門。資料來源：楊遠薰，〈臺美人：臺灣人的移美朝〉，「太平洋時報」<https://reurl.cc/m9qkk1>（2020 年 5 月 1 日檢索）
- 23 黃靜枝在護照快到期時，將中華民國的護照寄到芝加哥的領事館加簽，結果竟收到「護照被吊銷，永不加簽」的回函……政治系的一位指導教授很同情她的處境，幫她向美國國會提出特別的陳情法案，再向移民局申請居留，經過複雜的程序，拖延一段時日後，她竟然獲得在美國居留的許可。資料來源：楊遠薰，〈黃靜枝 女人當自強〉，「美洲臺灣日報」<https://reurl.cc/Ez2bmm>（2020 年 5 月 1 日檢索）
- 24 黑名單，主要指臺灣戰後戒嚴時期，對於流亡在外主張臺獨人士，不再允許其入境與核發簽證之政策。匯集各式海外臺灣人言論與行動的報告。名列黑名單的人，其護照到期失效後並不准予返臺加簽。於是，很多人便淪為無國籍或被迫取得其他國籍或難民證；有些人則雖然沒被吊銷護照，但仍有持續的騷擾跟監視。主張臺獨、保釣運動左派、或單純地參與臺灣同鄉會活動的人都可能被列入黑名單。直到 1990 年代，臺灣解嚴，不少臺灣獨立運動者與被列為黑名單者，陸續「闖關」回臺；在 1992 年 5 月《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修正的廢止，「黑名單」也宣告廢除，正式走入歷史。資料來源：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 <https://reurl.cc/m9qp61>（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他人知道，會被修理。

## 哥倫比亞大學的肯定

畢業以後，小麥的市場價格不好，相關工作不好找，加上我太太黃靜枝跟一些同學都已經到紐約發展，所以我也到了紐約。有同學建議我找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人類遺傳學系的 Dr. Jagiello，問問看有沒有研究的職缺，可是她出國去了，所以我報名當時很熱門的電腦程式課程，做轉換跑道的打算。

電腦學沒多久，一次我在上完課走出教室時，耳邊好像傳來一個聲音，跟我說：「你打電話給她。」可是我沒理會；過了一會兒，這個聲音又出現了，到第三次來的時候，我就覺得是上帝的指示，所以我就打電話過去。Dr. Jagiello 跟我說，十分鐘前，她底下一個技術員才辭職，叫我過去跟她談。談完了以後，她說好，如果我願意當技術員，明天就來上班。

我身邊的朋友知道後都說：「你是博士，還去當技術員？」可是因為我是基督徒，我相信那個聲音就是上帝的安排；而且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相當有名，Dr. Jagiello 除了是人類遺傳學系教授，主要是醫學院婦產科學系底下的生殖遺傳中心負責人，我可以在她那裡學很多東西，所以我在 1971 年就去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當技術員；這一年，我與黃靜枝結婚，1974、1978 年分別先後生下兒子和女兒。

第一天報到，我老闆就給我一個「震撼教育」，差點把我嚇死，她叫我去一個教室找某位教授拿檢體。我敲了門進去，就看

到一具剖開的人體，開始還以為是模型，仔細一看，天哪！是一個年輕女孩的屍體，被開膛破肚。那位教授將摘下的卵巢交到我手上，我那時候腦袋一片空白，小時候看過殺雞、殺鴨、殺豬，就是沒看過「殺人」。

一個月以後，我老闆說我做研究、學習都很認真，進度比別人快，沒有花心思在找別的工作，她不好意思再讓我當技術員，所以去跟另外的教授要了一個 Post-doctoral fellow（博士後研究）的缺給我。於是，我從技術員做到專任助理教授，一待就是二十年。

在這期間發生一件事情，是我後來對學術倫理相當堅持的原因，如果有年輕教授的論文要掛我名字，我都不要，一來我不想佔人便宜，二來我不想傷害自己。當時，人類遺傳系的系主任，他有一個學生實驗一直做不好，有一天，忽然間做出很漂亮的數據，論文寫好後就投出去。後來被發現數據是假的，結果系主任在一次太太出差的時候，開槍自殺了；現在臺灣的中研院院士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前所長陳垣崇，也是他的學生。

1985年，我媽媽從臺灣獨自一人到紐約來看我，還有她沒見過面的媳婦、孫子、孫女。我在機場等待的時候，聽到有人用臺語說：「我幫你帶到這裡，但你兒子是哪一個我不知道，妳自己去找。」我循著聲音的方向走過去，發現眼前的人正是我媽媽，我非常震驚，媽媽怎麼會老了這麼多，跟我記憶裡的樣子幾乎不同了。再想想，是啊！畢竟已經二十年過去了。

開車回家途中，我問媽媽，不是要爸爸一起來嗎？她只說，你爸爸不想來啦！回家吃完晚餐後，她才告訴我爸爸的死訊，並拿給我出殯的照片，她不敢先告訴我，是怕我衝動；我為此偷偷

地哭了兩個禮拜……

## 紐約臺灣基督教會與臺灣人社團

我會信基督是受我媽媽的影響，在我要出國的時候，她說在我小時候已經接受過「幼洗」，如果還繼續參加教會活動，不需要再受洗。所以我在紐約臺灣基督教會時，是由王南傑牧師（任期 1980～1981 年）<sup>25</sup> 為我舉行「堅信禮」<sup>26</sup> 儀式。最初我做過同工<sup>27</sup>，後來我們加入歸正教會<sup>28</sup>，改行長老、執事制度，我才被選作執事，後來再被封立為長老，那時是由林宗生牧師（任期 1983～1998 年）和幾位長老一起為我進行「按手禮」<sup>29</sup>。

- 
- 25 資料來源：〈紐約臺灣基督教會簡史〉，「TUCCNY 網站」<https://www.tuccny.org/History/>（2020 年 8 月 21 日檢索）
- 26 凡接納幼兒洗禮的基督教會，均以堅信禮的方式，重新接納那些在幼兒時已受過洗的成人，以告白信仰，成為教會的成人會員。以其用語而言，堅信禮（Confirmation）一詞之內涵可從其動詞確信或確認（Confirm）清楚得見，意指使當事者重新確認他們的信仰，並立志實踐符合信仰的見證生活。資料來源：新使者雜誌第四十二期網路新世紀申學淺說 <https://reurl.cc/D6vx7E>（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27 同工，基督教會中，在某件事情、工作、事奉上一同搭檔，彼此配合，同工同勞，共同分享成果的人，無論事情多大多小，大家都是如此對待彼此身邊與自己一同勞苦的同工們。資料來源：臺灣聖經網 <https://reurl.cc/e89pbx>（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28 歸正教會，是美國的一個基督新教教派，屬於改革宗，教會體制採長老制。
- 29 按手禮是指把手放在他人或動物的頭上，而手是力量與恩賜賦予的媒介。一般信徒在教會的崇拜禮儀中，多多少少會經驗到「按手」的儀式或做法：有時是牧者或長執在接受封立時的按手儀式，有時則是在比較傾

在紐約的時候，我跟教會會友經常輪流在各自的家裡聚會，互相關懷之餘，也討論臺灣的政治問題。我在 1973 年被選為大紐約區臺灣同鄉會會長，任期一年，我連續當了兩年；1974 年，世臺會<sup>30</sup>（世界臺灣同鄉聯合會）在維也納舉行成立大會，全美會（全美臺灣同鄉會）<sup>31</sup>會長吳木盛<sup>32</sup>因為私人假期用完，無法參加，就請我代表出席；1989 年，蔡銘祿擔任全美會會長，我當副會長，任期一任兩年，也是當了兩任。

1972 年，我第一次參加專為美東基督徒舉辦的退休會，那

---

向靈恩型態的特殊聚會場合中採用的按手禱告方式。資料來源：新史指雜誌網站 <https://reurl.cc/gm8rdp>（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30 1974 年 9 月 7 日，在奧國首都維也納成立，成立之初是由在日臺灣同鄉會、巴西臺灣同鄉會、全美臺灣同鄉會、加拿大臺灣同鄉會及全歐臺灣同鄉會聯合會五個成員組成。此後又增加了南非、澳洲、紐西蘭、哥斯達黎加、阿根廷、菲律賓、厄瓜多、巴拉圭等會員國。世臺會的成立是由以下兩大因素促成的：一、自 1950 年代開始的臺灣留學生潮與移民潮，使各地臺灣同鄉自然而然組成同鄉會；二、1970 年代開始一波一波的臺灣政局演變及政治事件，激發海外臺灣人覺悟必須有一個全世界性、具有草根性的社團或鄉會。一場風起雲湧，驚天動地的海外臺灣人大運動，就在世界各地展開序幕。資料來源：臺美史料中心網站 <https://reurl.cc/k0Vpxq>（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31 1970 年 1 月 28 日，匯集全美各地同鄉會的力量，以謀求同鄉更大的福祉，美東同鄉會（鄭義和）、洛杉磯同鄉會（許和瑞）與芝加哥同鄉會（林錦弘）聯名行文，向各地方同鄉會倡議成立全美臺灣同鄉會。經過所有地方同鄉會之熱烈支持，全美臺灣同鄉會於是年 7 月 1 日成立於紐約，鄭義和當選第一任會長，同時發行會刊，由范振聲任主編。資料來源：臺美史料中心網站 <https://reurl.cc/MdZ2pn>（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32 吳木盛，臺灣大學化工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化工博士。曾任化學公司研發工程師和經理、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全美臺灣同鄉會會長、國際環保會會長、臺獨聯盟成員及執行委員。資料來源：臺灣文學網 <https://reurl.cc/4mylVX>（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時候是退休會的第三屆。我覺得這樣的活動很好，可以連結臺灣人的感情，所以隔年在我擔任紐約同鄉會會長時，我向教友提出將退休會開放給同鄉會的人參加，變成臺灣人的夏令會（美東臺灣人夏令會）<sup>33</sup>，獲得大家的認同。之後，我和李豐明等人再到紐約的 Camps of Woods 進行場勘，把活動場地確定下來。

另外，我在林富文博士之後，1984 年開始也當過幾任陳文成基金會<sup>34</sup>（美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會長；林富文因為工作關係要離開紐澤西，於是請了幾個好友到家裡吃飯。吃飽飯後，他問我們誰願意接手基金會，因為「陳文成事件」<sup>35</sup> 在當時相當敏

33 早在 1970 年的八月，紐約台灣人基督徒在歐炯雄的召集下，首次在賓州鄉下的 Downington 野營區舉辦退休會，氣氛非常好。第二年在許希哲的召集下，在紐約上州的 Highland Lake 營區繼續召開，吸引了一些非基督徒參加。第三年同樣在 Highland Lake 舉行，賴弘典一家正好搬到紐約，第一次去參加，留下深刻的印象。隔年，基督徒退休會由方菊雄主辦，方菊雄同時任「大紐約區台灣同鄉會」會長，遂將教會與同鄉會的活動合在一起辦，主辦了 1973 年「第四屆美東基督徒台語夏令會及第一屆美東台灣同鄉夏令會」，聲勢大為壯大。兩年後，正式改名為「美東台灣人夏令會（TAC/EC）」，延續迄今，成為一年一度海外台灣人最大的聚會。資料來源：楊遠薰，〈紐約牙醫師賴弘典的故事〉，「臺美人歷史協會」<https://reurl.cc/zzbQvp>（2020 年 8 月 21 日檢索）

34 於 1982 年 4 月成立，由林富文博士擔任創會會長。參見：「美國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網站」〈2018 Annual Report〉，<https://reurl.cc/4myY5v>（2020 年 8 月 21 日檢索）

35 1981 年 5 月 20 日，任教於卡內基美隆大學的陳文成博士去國六年之後，帶著妻子和剛滿一歲的兒子返臺探親，兼做學術演講。六月底，回美國工作的日期已到，出境証卻下不來。7 月 2 日上午，三名警總人員持約談傳票，從家裡帶走了陳文成。陳文成被警總帶走之後竟日未歸，家人發狂般找尋，二日晚上還打電話到警總問平安，警總的人還說：「晚上八點多，就送他回美國了。幹嘛回來，笨蛋。」三日下午，古亭分局員警通知陳氏家屬，說陳文成車禍身亡，叫家人去認屍。實則是 7 月 3 日

感，根本沒人想接。他就說，那你們都不能回去。僵持之下，我雖然不認識陳文成，但我覺得一個有前途的教授，不應該這樣白白犧牲，如果沒人接，就我來吧！在我任內，由周明安律師和黃彩雲會計師幫忙，正式去聯邦政府登記為公益團體，讓捐款人可以減稅。

擔任這些跟臺灣人相關的組織幹部，都不是我去爭取來的，大概是朋友信任我，做事情都清清楚楚，不為私利，才請我承擔。但我是基督徒，我很明白自己的界線在哪裡，所以沒有參加革命性質的臺獨聯盟（全美臺灣獨立聯盟）<sup>36</sup>，也沒有擔任任何官職。不過，只要是對臺灣民主有幫助的示威遊行、刊登紐約時報、支持美國議員選舉、支援黨外活動等，我都願意盡自己一分心力。

在學術專業方面，我是美國臺灣人教授協會、美國人類遺傳學會（ASHG）、細胞生物學會（ASCB）的會員，後面兩者都

---

清晨，陳文成已被發現橫屍台灣大學校園。享年三十一歲。陳氏家屬自此活在傷痛和恐懼之下。八月，陳素貞攜子返美，迎接她的是卡內基美隆大學校長塞爾特的義助和臺灣鄉親的慰藉。賽爾特校長特派該校統計系系主任狄格魯和法醫魏契來臺驗屍，返美後舉行記者會，証實「陳文成死於他殺」。賽爾特校長多年鏗而不捨地寫信給蔣經國，要求「還我陳文成博士，」並主動提供日後陳翰傑就讀該校的獎學金。美國國會為此舉行聽証會，陳文成命案上了頭條新聞。資料來源：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網站 <https://reurl.cc/WLEzED>（2020年8月25日檢索）

36 全美臺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UFAl）成立於1966年6月18日的費城結盟，當時是受到1964年彭明敏師生發表「臺灣人自救宣言」與1965年日本「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回臺投誠的刺激，使得北美洲的臺獨團體亟思整合。資料來源：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網站 <https://reurl.cc/r8akgO>（2020年8月21日檢索）

是很大的學會，申請書要有人推薦，再審查你的學經歷、研究專長等資料，通過後才能入會，每次開會都是五千人以上，甚至超過一萬人。還有一個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戈登會議），我跟我老闆 Dr. Jagiello 參加過幾次，那是全球性的學術交流會，活動都是為期一個禮拜，會保留名額讓年輕學者參加，將研究同一主題的專家學者集中在一起進行交流，我在那裡就學到許多與減數分裂<sup>37</sup> 相關的技術和知識。



圖說：方菊雄（右）與太太黃靜枝（中）結褵近半世紀，太太的支持與鼓勵，讓方菊雄在 1992 年能無後顧之憂回到臺灣，協助慈濟醫學院創校。

37 減數分裂是指有性生殖的個體在形成生殖細胞過程中發生的一種特殊分裂方式，屬於一種過程較特殊的有絲分裂。資料來源：醫學百科網站 <https://reurl.cc/Grdgbx>（2020 年 8 月 25 日檢索）

## 解嚴返國落腳慈濟

1987年臺灣解嚴，1989年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是我離開臺灣近二十五年後，第一次回到臺灣。一下飛機，先看到的不是來接我的弟弟，而是被帶到樓上的房間去「喝咖啡」。對於我做過的事情，我坦蕩蕩全都承認，也說明這次只是回來看看家人。後來跟弟弟回到家已經凌晨三點，結果五、六點，警察就上門要查戶口。我在臺灣停留的那幾天都有人跟蹤我，我姊姊怕我跟陳文成一樣，所以請她當警官的兒子跟在我身邊保護我。

兩年後（1991年），我擔任美東臺灣人夏令會總召集人。辦完夏令會，李明亮<sup>38</sup>教授來找我，我跟他都是做遺傳相關的工作，他找我一起回臺灣幫助慈濟籌辦醫學院，他說：「菊雄啊！我要回臺灣，你跟我回去好不好？」他看遺傳的病，我負責遺傳實驗室。

在這之前，我其實就在心裡告訴自己，我在臺灣出生，在臺灣受教育，如果有機會，我人生的後半段要留給臺灣。但那時我兒子要上大學，女兒才初中；我再一年半就可以從哥倫比亞大學正式退休，退休後學校會為我支付健康保險，我孩子如果讀哥倫比亞大學都免費，去讀別的學校，就補助一半費用。加上慈濟是佛教團體，我身邊的朋友都要我別回去，哥倫比亞大學甚至給我一年的反悔時間，只要想回來，隨時都可以。

---

38 李明亮 1936年生，臺南市歸仁區人，臺灣生物學家。主攻生物學、小兒科、遺傳學。曾在美國擔任醫學院主任、醫生，回國後，受邀擔任慈濟大學創校校長（1993年2月—2000年5月），以及優生保健中心主任。2000年至2002年出任衛生署長。



我跟李明亮說：「我知道那裡是佛教，你跟證嚴法師說，我是基督教徒，我一生不可能改變。」後來他轉告我證嚴上人的答覆：「我不怕你是基督徒，我只怕你沒有信仰。」我也開始向上帝祈禱：「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祢如果不要我回去，請祢要給我啓示。」可是日子都很正常平順，我就覺得是上帝應允。後來，我太太也說，我一生都是不上不下，我就回去吧！在美國的事情她可以照顧。所以在 1992 年，我自己回到了臺灣，成爲真正的「臺獨」（獨自在臺灣）。

我到花蓮參訪慈濟，並拜見上人，我告訴上人我在美國的一些事情；他告訴我，他已經把我的名字報上教育部，教育部也有問爲什麼要請這個人？但他跟我說沒關係，只要我留下來，那邊他會負責。讓我不禁佩服他的度量和智慧，也讓我的心更加篤定這個選擇。

回來後，在生活上、文化上衝擊真的很大；紐約的大都會、哥倫比亞大學的建築群，對比花蓮的一片荒野。聽別人講話覺得太快也聽不太懂，像聽人家提到「波霸」，後來才知道是在形容女性的身材；搭巴士的時候看到豬哥亮的影片，旁邊的人都笑得很開心，我就問那是誰？結果他們換轉過來笑我，說我這個人有夠呆，連豬哥亮都不知道。

尤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YES 就是 NO」、「NO 就是 YES」。我現在這個單位「遺傳諮詢中心」，以前叫做「優生保健中心」，在慈濟醫院掛牌開幕那天，李明亮問上人要不要上臺講話，上人說不用，他就真的跳過，後來旁邊的人跟他說那是客氣話。又有一回是在慈濟醫學院成立以後，籌備主任李明亮成爲第一任校長，有人向他遞辭呈，說他什麼都不要。李校長真要批准時，我

有了之前的經驗，就跟他說稍等一下，你跟他慰留一下，說不定他是以退為進，結果真的是這樣。



圖說：早期從美國回臺，一起投入慈濟的五位教授，(右起)陳幸一教授、賴滄海教授、齊淑英教授、李明亮教授、方菊雄教授。

## 備受信任盡心盡力

慈濟醫學院開始招生後，我一路做過總務長、學務長、副校長、代理校長、校長，退休後還受聘為顧問。我很感恩上人對我的信任，給我這些機會為臺灣教育付出；在跟他相處的過程中，從他對事情的決策，也深深感受到他的襟懷與慈悲。

在總務長任內，我們要採購解剖用的手術器具，有人建議說

用醫院淘汰下來的就可以。我請示上人說：「這樣好嗎？」上人回答：「不，對捐身軀給我們的人，我們要有尊重，他的身體已經要給我們使用，我們不可以用那種鈍的，都要買新的。」所以我全部都從德國買新的回來。要買學生用的顯微鏡時，上人問哪一種的比較好？我說是 Zeiss（蔡司），因為我在美國哥倫比亞二十多年都是用蔡司。上人聽了只說：「好，那你就買。」沒有第二句話。

醫學院成立的時候只有和敬樓、勤耕樓、大捨樓，其他都是慢慢蓋起來的。在蓋學生宿舍的時候，最初規劃是上下鋪，上人問我的想法，我說：「不要上下鋪，我當學生的時候，臺大就是上下鋪，沒有冷氣的話會很熱；室友爬上爬下的時候，都會互相影響。」營建處表示這樣建坪會變大，經費要更多。上人認同我的想法，說：「就按照方教授講的，宿舍設計成平面，還要稍微有隔間的感覺，讓學生有個人的空間。」上人還幫學生設計床鋪，要營建處在床鋪下增加抽屜，方便學生收納。

還有一回是我提出採購電子顯微鏡，結果公文送出去後，遲遲都沒有下文。後來，我到臺北參加會議，聽到花蓮慈濟醫院要買電子顯微鏡，我就進精舍找上人，我說：「醫院要買我沒有意見，可是我已經提出計畫很久，都沒有回應，我們學校有會操作的教授，也有老師、大學生、研究生都可以用到。」上人聽了以後說好，就讓學校買。

慈大現任校長劉怡均<sup>39</sup>還在我實驗室的時候，我和李明亮校長打算送她到美國學 FISH（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39 慈濟大學第十任校長，任期自 2019 年 8 月 1 日開始。

螢光原位雜合技術)，當時我們經費有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sup>40</sup>的補助，也與美國的實驗室談好，只要一確定，美國就會幫我們準備好需要的空間跟儀器。但簽呈送上去後，經過一個月都沒消息，可是美國那邊已經在催了，我只好直接去請示上人。

上人知道我們這個領域要發展新的技術，就跟我說：「如果是應該要學習的，你自己（實驗室）沒有錢，我們也要自己花錢（慈濟基金會補助）去。」上人還告訴我，他的簽呈從來沒有過夜的，結果第二天我就收到批准回覆了。

在爭取對學校、學生的利益上，我都是有話直說，對學生的需求也是盡力周全。有一次學生在下午發生嚴重車禍，我趕去醫院了解狀況，知道孩子的脊椎都摔破了，但那時候的骨科權威陳英和院長人在嘉義的大林慈濟醫院開會；我知道要越快處理越好，不能再等了。

我在醫院拜託他們打電話去大林，他們說院長在開會，他們不敢打擾。我說，電話給我，電話接通後，對方也說陳英和在開會，我就請他轉告我是方菊雄，有緊急的事情要跟他說。陳英和就出來接電話，我跟他說：「阿和，跟你拜託，學生現在車禍重傷，希望你可以趕快回來。」他說：「好，沒問題，我馬上回

---

40 2013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衛生福利部」，將原衛生署署內二十一個單位與任務編組、五個所屬機關、內政部社會司、兒童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國民年金監理會以及教育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等單位，一起整併為八司六處事權統一的新機關「衛生福利部」及六個所屬三級機關（構）包括：「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及家庭署」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打造以人為中心的衛生福利網，提升國民的健康與幸福。參見：「衛生福利部網站」<https://reurl.cc/MdZW8k>（2020年8月25日檢索）

來。」在他要回來之前，他就先聯絡花蓮這邊，請他們準備開刀房。

他趕到時，我記得是晚上八點多了。他回到花蓮後直接進醫院，看到我在開刀房外等，就要我先回去休息，等他開刀完，會立刻通知我。差不多凌晨三點多快四點，他電話打來了，說：「你不用煩惱，當然會痛苦一陣子，但應該是可以過關，把他救回來了。」所以我對陳英和一直很敬重，因為他都沒有派頭，完全是以醫治患者為中心。



圖說：方菊雄帶領團隊積極從事國人先天性及遺傳疾病的研究，如唐氏症或其他染色體變異所引起的遺傳疾病，避免會造成病變的遺傳因素傳給下一代。

## 見證大愛無私

在我認知中，我沒遇過一個組織像慈濟一樣，有這麼多的志工無私付出，在賑濟的時候，不分宗教、種族，一視同仁，並且對別人的宗教、政治保持高度尊重，全然不干涉。

在我當慈大校長時，曾多次與師生跟團到印尼賑災。2003年的大愛一村大米發放、紅溪河整治工程、傑哈巴魯鐵道貧民區發放<sup>41</sup>；2004年的奴魯亞·伊曼習經院（Al Ashriyah, Nurul Iman）教室援建動土<sup>42</sup>、大愛一村周年慶活動……在那邊，有很多大公司老闆都是慈濟志工，與我們一起扛物資，發物資，就算是穆斯林的習經院，只要有需求，也是幫他們蓋教室，而且設計規劃都是按照他們的習慣。

---

41 2002年1月底，印尼首都雅加達發生嚴重水患，周邊五市區有百分之八十浸泡在洪水中，造成一百四十六人死亡、約四十萬人無家可歸。慈濟志工於重災區進行義診、物資發放、大愛屋援建等賑災行動，3月底開始進行紅溪河整治，7月8日位於金卡蓮村的大愛村動土；2003年7月11日金卡蓮大愛一村舉辦入厝典禮，10月慈濟大學校長方菊雄帶領師生前往印尼參與慈濟賑災行動，協助義診，並於大愛一村、傑哈巴魯鐵道貧民區，為居民發放大米等物資。資料來源：慈濟年表資料庫、慈濟圖像資料庫。

42 2004年8月28日，慈濟印尼分會為爪哇省茂物縣奴魯亞·伊曼習經院（Al Ashriyah, Nurul Iman）援建教室，本日舉行動土典禮。慈濟大學方菊雄校長上台分享：一年前才來過雅加達，前一天晚上看到慈濟中小學的學生，在短短一年內就成長那麼多，感到非常震撼。而參觀習經院後，親眼看到學生求學環境的簡陋和困苦，五千多名學生的素質卻個個優秀，則令他動容。資料來源：《慈濟年鑑2004》〈援建 Nurul Iman 習經院教室動土 印尼第二十次大型義診共襄盛舉〉，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2005年5月8日，頁171。

2004年4月23日，上人參訪臺東聖母醫院，那天本來也邀我同行，但我要去臺北開會，所以只是從同行人的口中得知當天的狀況。上人帶著慈濟人去送聖母醫院需要的醫療物資，關心醫院的情況後就要離去，慈濟人就說，上人那車上的東西還沒下。結果上人說，車子跟物資都是要給他們。

2007年一場上人與各志業體主管的會議中，我聽到了有主管向上人報告新莊盲人重建院（臺灣盲人重建院）的問題，說明重建院無法繼續經營下去，希望由慈濟接手。報告人提到，如果真的要接手，會對重建院外觀做部分調整，例如將上方的十字架取下，換成慈濟的會徽。上人聽完表示，要接手的前提，必須確定是真的無法經營；如果真的要接手，不可以把十字架拿下來，因為那是基督教創辦的，我們只是幫忙而已。後來，證實不是真的經營困難，慈濟就沒有再討論後續。

還有在一次的會議裡面，我聽到上人談到精舍附近一處由牧師創辦的原住民中途之家（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他們因為經費不足，房子蓋到一半就無法繼續，所以要請慈發處和營建處派人過去了解狀況，看他們有什麼需要，就給他們<sup>43</sup>；上人也提醒大家，做慈善眼睛要注意看，要主動去了解，不是等著人家來說。聽完上人的話，身為一個基督徒，我真的非常感動。

2010年，慈濟為莫拉克風災災民援建的杉林大愛村傳出爭議，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出現許多反彈聲音，例如聽說慈濟要把教堂的十字架拿掉，要把基督教的十誡換成慈濟的新十誡等不

---

43 經慈濟慈發處與營建處實地走訪評估後，決議補助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學雜費與餐費。資料來源：慈發處社服組，〈歷年機構補助概況一覽表〉，2002年8月2日製表，頁5。

尊重住民信仰的作為。我在慈濟基金會發言人何日生師兄邀請下，一起走了一趟杉林，證實了一切都只是謠傳，我再將狀況回報給總會。因為我曾經代表東部中會擔任總會的總委長老，大家都比較信任我的為人，所以我講了以後，他們就沒有誤會了。



圖說：2003年10月11日，方菊雄參與慈濟在印尼傑哈巴魯鐵道貧民區的發放。

## 妙博士的志工生涯

2009年，我幫忙完成馬偕醫學院籌備的階段任務，回到慈濟，這一年也是我七十歲申請退休；慈濟大學和花蓮慈濟醫院聘請我當顧問，還擔任遺傳諮詢中心細胞遺傳實驗室的負責人，以及慈大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授。兩年後，我太太從美國退休，也回到臺灣，與我在花蓮團聚，我兒子和女兒則留在美國工作。而大愛臺請我主持的節目《呼叫妙博士》，我主持十年都是當志工，沒領薪水，後來改版成《妙博士的異想世界》，他們沒



嫌我老，還是請我繼續主持，已經在 2020 年 8 月 11 日播出第一集了。

回顧我這一生，諸多種種，能走到今天，上帝給我的恩賜已經超過我想要的，恩典已經滿滿了。

我一個養牛的孩子，沒有比人聰明，沒有比人有魄力，只是像老牛拖車一樣認分、甘願，能考上臺大、出國留學，雖然中間有挫折，沒能送爸爸最後一程，但回歸故土後，能看見臺灣今日的民主成果，能有一個地方讓我發揮所學，能看到媽媽以九十歲高齡，在睡夢中安詳離世；即便我沒有好好陪伴兩個孩子長大，他們也都不曾跟我抱怨，支持我的選擇。

也因為上帝支持我從美國回到臺灣，留在慈濟服務，讓我從上人身上學會不同宗教裡面的互相尊重。讓我體認到，很多事情，如果大家都是為了善，都是可以一起完成。

二十八年前，我用美國人的身分回來，我雖然恢復臺灣身分，定居臺灣，但我沒有放棄美國國籍，因為他在我最困苦的時候收留了我，那是我跟他們申請，向他們要求的，不能因為這邊好了就放棄，所以我每年在美國還是要繳稅，只要是規定的，我都照常繳費，就算我沒有住在那邊，還是要盡到公民的義務。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標誌是一叢燃燒中的荊棘樹仍然完好，意思是「焚而不燬」，就像人的一生會有挫折，但上帝會引領你前進；在馬偕紀念醫院來說，那代表「寧願燒盡，不願鏽壞」，就是說要好好做，不要閒在那邊生鏽。兩者都是長老教會的系統，都有這種焚而不燬，寧願燒盡，也不要生鏽壞掉的一脈相傳，所以只要我腦子還沒壞掉，身體還能動，我就會做志工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圖說：方菊雄在慈濟從實驗室跨足攝影棚，主持大愛臺兒童科普節目《呼叫妙博士》。